



類函 百三十



二百八十七卷
二百八十八卷

427
130



明 4 8
卷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八日
田君以贈
田君以贈

田稽田圖書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七

人部四十六 貧

貧一

增爾雅曰窶貧也疏曰窶者無禮也說文曰貧財分少也

原呂忱字林曰窶貧空也方言曰南楚人貧衣被醜敝

謂之須捷捷謂狎兼或謂之褸裂褸衣壞貌音樓或謂之藍縷左傳曰藍縷

路藍縷為貧也尚書洪範六極四曰貧 **增**詩曰出自北門

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 又曰三歲食貧 **原**

又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增**禮記曰天子布德行惠

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 **原**又曰貧者不以貨財為禮

增又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 **原**又

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葺戶圭窬并日而食易衣

而出 **增**詩說曰鄘風有狐君子於寒夜見貧民與狐

涉水而傷之賦也 戰國策蘇秦曰貧窮則父母不子

知足而無欲也 史記貨殖傳曰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

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

澤不辟矣 李斯傳曰悲莫悲于窮困 漢書曰貧者

短褐不完含菽飲水 禮樂志曰奢泰則下不遜而國

貧 五行志曰寒則不生五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

鼂錯傳曰民貧窮者變其業 食貨志曰貧民常衣

牛馬之衣 葛衣類也 董仲舒傳曰貧者窮急愁苦而上不

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

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勝者也 南史李滿傳曰滿謂

古人安貧清白曰居澀而不滿曰白 通鑑田子方曰

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

得貧賤哉 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列子曰

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 又曰貧者士之常也 管子

曰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 荀卿子曰仁義之於

人也譬之若財貨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

者貧至無有者窮貧猶勝於窮也 鄧析子曰與貧者
言依於利 韓非子曰用力者寡則國貧 又曰無饑
饑疾疫禍臯之疾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情也 宋玉九
辯曰坎墮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呂氏春秋曰世皆
以珠玉為寶寶愈多而民愈貧失其所寶也 漢王充
論衡曰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
黃憲外史曰貧者不報人以幣 魏劉劭人物志曰
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勞而不困 北齊顏
氏家訓曰南人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而
家人妻子不免飢寒 原宋書顏延之庭誥曰富則盛

貧則病矣不惟形色麤麤或亦神心沮喪非但交友疏
棄必有家人誚讓 宋王安石言事略曰人之情不
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 明楊思義傳曰思義
為戶部尚書帝諭之曰先王之世無不耕之土不蠶之
民自什一制湮技巧作而農桑業廢一民負耒百家待
食一女理織百夫待衣欲民不貧何可得也

貧二

原六韜曰成王問太公貧富豈有命乎將理生不得其
意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二盜取
婦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棄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

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便八盜舉息就利九盜無事燒火十盜安得富也

釋劉向新序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戰國策曰莫敖子華對楚威王曰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儲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

史記滑稽傳曰楚孫叔敖病且死

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死屬我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與左右不能別也以為孫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必如叔敖不如自殺

釋晏子曰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

公曰晏子如此貧乎使致千金以奉賓客 國語曰叔
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名而
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
藥武子無一卒之田諸侯親之戎翟懷之以正晉國今
吾子有藥武子之貧吾以為能修其德也是以賀若不
憂德之不修而憂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 莊
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
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
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
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嬉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

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也貧也非病
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
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
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
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孔子謂顏回曰家貧居卑
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
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
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夫子愀然變容曰
善哉回之意 禮記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
無以為禮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

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孫卿子曰子夏貧常
懸鶉衣於弊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我不為
臣大夫之驕我者我不復見 **增**高士傳曰周威王時
齊隱士黔婁子守道不屈卒時覆以布被覆頭則足露
覆足則頭露曾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其妻曰斜而有餘
不如正而不足 **原**莊子曰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
河侯河侯曰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周忽然作色曰
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有鮒魚焉問之曰子
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
我哉周曰諾我將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

可乎鮒魚忽然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為活爾君言此
曾不如早索我枯魚之肆 又曰子輿與子桑友而霖
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子桑若歌
若哭鼓琴曰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
為之者不得也 **增**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不能
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 劉向新序曰子列
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列子禦寇
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子
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
者去子列子入其室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

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先生又
 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
 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
 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 東坡志林曰齊顏蠲
 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蠲辭曰
 玉生於山制璞則破焉士生於野推選則祿焉然而璞
 不完形神不全蠲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
 以當富貴蠲可謂安於貧者也 **原**史記甘茂傳曰甘
 茂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秦
 懼而遁逃無所容迹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

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
 無損子之明今臣困願以餘光振之 **增**前漢書食貨
 志曰始皇并天下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
 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 古以太半三分取其二 史記陳
 丞相世家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
 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
 謂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
 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 淮陰侯傳曰韓信
 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
 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 縣名 南昌亭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七

貧

六

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

原齊悼惠王世家曰魏

勃少時欲求見丞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蚤夜埽齊相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增酈生列傳曰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

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

外戚世家曰竇

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傳十餘家

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封侯

滑稽傳曰東

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

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及其拜為二千石佩

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

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

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

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耶

司馬相如列傳曰

相如與卓文君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

原漢書朱

買臣傳曰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當艾薪樵賣以

給食妻求去買臣笑曰我五十當貴今已四十餘妻曰如公等終當餓死買臣不能留即聽去

主父偃傳曰偃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

困後為齊相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與之數曰始吾

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

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無復入偃之門 **司馬遷傳**

曰遷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

一言 **潛夫論**曰兒寬賣刀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

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 **後漢**

書鄭元傳曰元字康成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數千

百人 **郭丹傳**曰范遷為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

復推與兄子其妻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

俸祿以為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

示後世在位四年家無擔石焉 **原**三輔決錄曰第五

頡字子陵倫小子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

中或十日不炊 **增**後漢書鍾離意傳曰藥崧者河內

人天性樸忠家貧為郎嘗獨直臺上無被枕杜食糟糠

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 注杜謂組几也方言云蜀漢之郊曰

杜 **原**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少孤家貧無書常

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

家之言 續漢書曰王苑字孫仲安貧茅屋蓬戶藜藿不厭 又曰范丹桓帝時以丹為萊蕪長不到官遭黨人禁錮結草而居有時絕糧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范曄後漢書曰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事母至孝家貧兄弟六人同衣出入 三國胡質傳曰質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書衣篋而已 闕澤傳曰澤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 原 魏略曰裴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荆苧以自供 檀 魏邴原別傳曰原十

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讀書者必皆具有父兄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為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 晉書殷仲堪傳曰仲堪每語子弟云人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能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陶潛傳曰潛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云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 元林坤誠齋雜記曰吳隱之為度支尚書以竹蓬為屏風坐

無檀席 南史劉訥傳曰訥家甚貧苦併日而食隆冬
之月或無檀絮訥處之晏如人不覺其饑寒也 北史
司馬裔傳曰裔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俸祿並散之親
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詔為起祠
堂焉 高允傳曰允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
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
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帝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緇袍
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 房
彥謙傳曰彥謙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
無餘財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元齡曰人皆因祿富我

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劉晝傳曰晝少孤
貧愛學服膺無倦常閉戶讀書暑月唯著犢鼻褌 北
齊書文宣帝紀曰初高祖之歸爾朱榮時經喪亂家徒
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時帝尚未能言歛然應
曰得活 唐書鄭餘慶傳曰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內
使持幢節就第至則多饋金帛且以媚天子唯恐不厚
故一使者納至數百萬緡憲宗每命餘慶必誠使曰是
家貧不可妄求取 杜甫傳曰甫少貧自七歲屬辭且
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 鄭虔傳曰虔初為
協律郎明皇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

館以虔為博士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甚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羶云唐紀曰李景讓幼時家貧居於東郭宅後古牆因雨墮陷得錢盈船景讓母李氏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五代史曰梁朱誠生三子曰全昱存温誠卒三子貧不能為生與其母備食蕭縣人劉崇家宋史呂蒙正傳曰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東軒筆錄曰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文正

贈錢十千明日復謁又贈十千問何汲汲於道路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才非凡客也一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吾今補子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有孫明復先生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正歎曰貧之為累大矣儻索遊至老則雖人材如孫明復猶將汨沒也湘山野錄曰范希文少時最貧在長白山僧舍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劃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藿數十莖醉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啗

之如此者三年 稗史曰宋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
營私第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南遷時
北使至內宴宰執與焉使者歷視諸相語侍者曰孰是
無地起樓臺相公 夢溪筆談曰宋晏元獻公殊為館
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公是時貧甚不能出
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
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
不嬉遊宴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
厚正可為東宮官殊對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
可為具臣若有錢亦須往上益嘉其誠實 語林曰蘇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
之甚美不復信人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
是一撮鹽一堞生蘿蔔一盃飯貢父大笑 性理呂氏
家塾記曰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
眉所居寢息處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
書燕居其下且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則
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
自家身 貧士傳曰宋賈牧字耘老以詩著名喜飲酒
家素貧東坡先生每念之嘗作古木怪石書其後以贈
云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為作古木怪石一紙遇

饑時輒一開看還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當便以贈之不爾當令侍姬掌貯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遼史耶律玠傳曰玠不喜貨殖帝知其貧賜宮戶十 耶律海思傳曰會同五年詔求直言時海思年十八衣羊裘乘牛詣闕有司問曰汝何故來對曰應詔言事苟不以貧稚見遺亦可備直言之選 金史郝天挺傳曰太原元好問嘗從天挺學進士業天挺曰讀書不為藝文選官不為利養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為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 張潛傳

曰潛年五十始娶魯山孫氏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負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也 王政傳曰天會四年為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資是時軍旅始定管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為奸政獨明會計嚴扃鑰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錙銖之失吳王闍母戲之曰汝為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以楊震四知自守安得不貧 元史廉希憲傳曰希憲罷相阿合馬因讒之曰希憲日與妻子宴樂耳帝變色曰希憲清貧從何設宴 許衡傳曰衡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 王磐傳

日磐年方冠從麻九疇學於鄆城客居貧甚日作糜一器為朝暮食 李德輝傳曰德輝值歲凶家儲粟纔五升其母春蓬稗炊藜菹而食之德輝天性孝悌操履清慎既就外傳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乃輟業 董士選傳曰士選晚年好易澹然終其身每一之官必賣先業田廬為行資故老而益貧子孫不異布衣之士 虞集傳曰集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益眾登門之士相望於道好事爭起邸舍以待之然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貲產甲一方娶諸王女為妻充本位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慤求集文銘父墓奉

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慤愧歎而去其束修羔鴈之入還以為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 備遺錄曰明方孝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報輒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豈獨我哉因相與大笑而止 明劉崧傳曰崧七歲能賦詩家貧寒無爐火手皸裂而抄錄不輟 李時勉傳曰時勉成童時冬寒以衾裹足納桶中誦讀不已

貧三

原蓬室 棘庭 高士傳老萊子以蓬蒿為室詳隱逸二
夜耕 晝傭 抱朴子葛洪貧無僮僕籬落頽決棘
荆叢生 庭宇 陶潛搜神後記周孿貧而好道 夫婦夜耕 後燕錄王高夫妻

書則備耕夜
則伐草燒磚
茅宅
萬牀
李劬別傳
公居貧而不好

宅一區
皇甫謐高士傳
田禾
牛衣
蠋廬
漢書王

年為諸生
學長安
獨與妻居
京師
無被臥
牛衣
中與

妻訣涕泣
其妻何怒
之曰
仲卿
京師
乃反
涕泣
何鄙也

踰書楊沛
前疾宰歷
城守不自
私計
介意
故身退也

家無餘財
起蠋牛廬
蓬雷
席門
蓬茅
塞平階
雷

漢書陳平
家貧好讀書
不營生業
居
賣卜
備書司

窮甚中以
席為門
然門多長者
車轍
以猶急
不能從俗

弊服賣卜
於市
桓帝時
魏書崔亮
字敬儒
家貧備書

業自
筆戶
蓬廬
禮華戶主
翁詳
亮字敬儒
家貧備書

地則更登
又沈麟
士傳
居貧
繼簾
先生

通書口手
不息
鄉里號為
織簾先生

逸傳夏綉
字仲御
幼孤貧
事母孝
每採稻求食
吞紙

不肯仕
莊子河上
有孤貧
事母孝
每採稻求食
吞紙

糠運穀
而受業
於舍
野史
陳茂
烈無遺
忘者夕
則然

節讀書
或然糠
自煎
野史
陳茂
烈無遺
忘者夕
則然

衣螢囊
唐杜甫
詩烏人
候之見
其自
運穀
入室

十以厚報
拙謀
無讓
及貴
厚報
之雖
已亡
必酬
贖

其家拙病
使言憂
不休
家貧
或終
日不
得食
鄰為
具

築室五州
山下
誦讀
不休
家貧
或終
日不
得食
鄰為
具

冰送之
一日
龔農
御準
常州
吳會
造其
廬無
以為
具

乃庶犬食
之二
公忻
然盡
歡歎
息而
去

晨字元公
家貧不
仕居
社中
織簾
為業
三郡
功決
錄孫

月無被
有葉一
束

暮宿其中
巨收之

原立肺石
宿白社
達窮民
凡遠

近焚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陟石
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王而罪其長晉董京傳京守
威輦嘗宿洛陽白地無立錐室如懸磬史記孫叔

社甲時乞於市如居常待終非力不食期曰貧者士
懸磬野無青草漢徐穉傳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

之常死無傳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家無正
寢增食不盈腸唐溫彥博傳彥博家貧無正寢

錢服相周原琴歌自樂戴淵聞而迎之周以錢服

及還悉俱諸眾無衣者高士傳榮洛期鹿裘帶

賜十萬錢封四百戶晉王嶠傳嶠初朝議欲以嶠為

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

道賜布百匹錢十萬史記楚叔敖死其子貧困負

薪優孟言於楚王於是名叔敖孫叔敖死其子貧困負

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晝樵夜讀春菲夏

山懷素客江都師事李善貧無資晝樵夜

然以讀書堯山堂外紀周彥倫清貧寡欲終日

食粥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嘗問向味最佳

非夏末晚菘見辱友婿為哀王孫漢嚴助傳上問

曰家貧為友婿富人所辱漢紀韓信家貧釣于城下

有漂母飯信信曰吾必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

吾哀王孫而進景略鬻菴少游典衣山堂肆考

食豈望報乎取直猛隨至深山何緣拜即十信送山猛

進猛拜翁曰又宋秦觀字少游嘗遺錢文穆詩三年京

乃嵩山也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乞不多取貧不

春衣非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獨居窮巷里人與之衣

苟得食不肯取郡縣以其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

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名口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

貧也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所欲澄而不言因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一十七

貧

七

與脯糲及衣取其脯一朐糲一升而已貧士傳河上
貧者宋人也家貧糲蕭而食其子沒于淵得千金之珠
淵者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
子尚奚有哉君子謂 乞食以葬 帶經而農五代史
其不以貧而苟得焉 晉皇甫謐傳謐居貧躬自稼穡帶經
其兄珽唐末舉進士及第為監察御史丁內艱貧無以
葬乞食而後葬 牽船作屋 編草為裳南史張融傳
籍而農遂博綜典 籍百家之言 牽船作屋 編草為裳南史張融傳
處住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
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
傳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
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絃琴見
者皆親 義不獨飽 意將何求南史郭原平傳原平
樂之 有奇味唯餐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
獨飽 釋史胡文定公家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
嘗戒其子曰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錢

何見怪 綿乃生悲釋史俗傳書生入庫乳錢不識或
其不在紙裏中耳 世說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
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思遠宿衣皆
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感泣

竅如七星 覆無一瓦齊史鄭應文處星屋室破漏自
脩灌岡阿表大夫入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食曰汝
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
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 折蒲當紙 映月代燈晉王
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 折蒲當紙 映月代燈晉王
育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齎飯流涕時有暇

同折蒲學書而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鬻羊以償之
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 宋陸佃傳佃字農師居
映月光讀書 蔽前掩後 計口度身從屈伯彥學
春秋前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蓋幅自障出入則蔽

前出則掩後 晉王褒傳褒家貧躬耕計口而度身

而糞或有助之者不聽諸 **藏金以待** 出甕為炊

志晉隗焯善易臨終書板授妻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

往使者取著筮之曰吾不負金汝夫自期果至妻執板

以青甕覆以待知我善易故書板以寓意耳金五百斤盛

取以歸貯甕中後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竈下燃火端

帝哀知故使我權為守舍炊煮而無故竊相窺掩

吾親未享 此子屢空 元揭後斯傳後斯少處窮約事

有祿入衣食精踰于前輒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

漢賈逵傳逵母嘗有疾帝以錢一十萬使潁陽侯馬防

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于首陽山矣 **相士多失**

為客甚困 飢惟曼倩 寒有西華 朔宇曼倩對

上曰侏儒長三尺餘侏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

業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

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友 **庾郎有菜** **范婦無暉**

南史齊庾杲之傳杲之初為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魚

嘗有二十七種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鮮

匹不受減五匹復不受如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

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而受之 **牧羊海上** 種

瓜城東 史記丞相公孫弘蓄川薛縣人也時為薛獄吏

貧種 瓜于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名平

名也 **刻雪相訪** **懷書自隨** 寓京師其友姜愚氣豪

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荷一鋪刻雪行二十里

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煙 南史孔子祛傳子祛

人部 謂貧者之徒也

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

懷書自隨役則誦讀

謝石奴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

貧潔遣女必當率薄乃令遺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

見一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

者求入錢

而不得

共處蓬室

合買犢車

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常步行門下好事者為義

合買犢車

令乘之

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鎰盡資用乏絕去秦而

歸

梁書到溉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

吾志

不因入熱

原往視之問以後事曰棺已具衣已浣附葬先塋他無

所須也盧退遺以錢五萬易直曰吾素貧豈以五萬錢

變吾志哉世說梁鴻字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

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

人熱者也滅

竈更燃之

猶有一劍

不過十金

史記馮諼君列

嘗若好客躡屣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

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

日孟嘗君問傅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

有一劍耳漢揚雄傳雄家產不過十金之無儋石之

儲易

剪髮易書

載酒從學

同食遮衣

決踵見肘

李漢

嗜酒好

充傳充家貧兄弟六人

同食遮衣

源傳虞通之少好學居貧屋漏懸壺填典乃舒被覆書

書獲全而被大溼

肖醋而冠四民之首一說衣冠儼然黎庶望之有不可

犯之色犯必有驗皆比于醋而更驗故謂之或謂往有

士人貧居齋鄭之郊以驢負醋巡邑而

賣復落魄不調邑人指其醋而笑之

脫衣為賻

撒屋而炊

融史張融傳坐越人孫徽冬月遭母喪居貧

融史張融傳坐越人孫徽冬月遭母喪居貧

孝緒傳孝緒家貧無以養僅妾竊鄰人墓磨鏡以給

推舉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撒屋而炊廣德軍司理

參軍比去貧止一隨師無糧拜官得祿後漢衛斌

馬鬻馬徒步而歸常備以自給唐吳兢傳兢自陳家貧

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備以自給唐吳兢傳兢自陳家貧

諫議大夫李恂拾橡步隲種瓜東觀漢記李恂遺無

實為食困與廣後漢濟同相善俱以種瓜自給窮定交杆

白往舍郵亭乃變服客傭為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

共定交杆白之問又司馬相如傳相如家貧無以

過我于舍郵亭卷袴質酒然葉照書北史李元忠傳

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

燕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一公相

視歎息而去唐柳璨傳璨少孤徒有四壁不滿

貧好學書採薪給費夜然葉照書徒有四壁不滿

萬錢崔鴻後燕錄魏郡王高秦末饑亂父母兄弟死者

漢貢禹傳元帝嘗出為光祿大夫頃之尚書曰臣禹

年一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視獨不究有

臣一賣田百畝以供車馬同衣而行五日不食

後漢檀敷傳敷家貧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又謝承書

曰敷與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南史王智深傳智

深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書取柿葉衣得羊裘東坡

日不得食掘荒根食之書取柿葉衣得羊裘東坡

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柿葉書北史房景先傳景

先少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

母曰豈可使兄備質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

則蘇夜三旬九食二日一餐旬九食或饋梁肉

沈顛齊末兵荒與家人同甘困餓二日一餐或饋梁肉

閉門不受唯采蓴苕根供食以樵采自資怡然不改其

人部

貧

樂 使歡驅雀 以冲質羊 南史顧歡傳歡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

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錦繡萬花谷 晉桓溫弟冲並少家貧母患需羊以解温乃以冲質羊

材官起屋 有司立廟 南史王延之傳延之仕宋為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

褚彦回以啟宋明帝即救材官為起三間齋屋 唐 書戴胄傳胄卒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為立廟

軾饑如鼠 立飽以魚 宋蘇軾詩我貧如饑鼠長夜空

金崔立傳藥安國者管州人年二十餘有勇力嘗為 結納之安國健 賣宅以葬 結草而居 北史山偉傳

啗日飽之以魚 賣宅以葬 結草而居 北史山偉傳

身之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 遺糧受半 後漢范丹傳丹結草室而居所止單陋

餉錢立盡 先賢行狀胡定字元定至行絕人在喪雉免

定乃受半 穀其庭雪霜滿其室縣令遣掾以乾糧就遺之

其餽饈餽錢十萬凝之將錢至市門觀有 原三日未

舉火 十年不製衣 莊子曾子在衛三日不舉火

增 母欲弗與女 吾當為助 史邑人劉氏家富女美

耶求之父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 邑人劉氏家富女美

未能令妻予免飢寒吾當助 卿曰卿終當為台輔然今

營之常賑其饋之舒受而勿辭 東坡有破硯 威輦

無完衣 宋蘇軾詩我生無田食破硯 隱居自社以殘絮縷

帛為衣號 甌甌為障安問紫絲 廢彥作薪空思鳳

蠟貧士傳慮累字伯重以甌甌為障施一厨牀食宿其

紫絲步障四十里 古樂府百里奚妻歌曰百里奚五

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糜糜今日富貴忘吾為按蔡邕

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刻移然則當

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又晉石崇以蠟代薪王

人部 貧

僧紳採蠟燭為 辨雷淵之倨乃是耽書 恕管仲

之貪知非嗜利 金雷淵傳淵庶出年最幼諸兄不齒父

穿坐榻無席自以跪露恒兀坐讀書不迎送賓客人皆

以為倨其友商衡每為辨之且調恤焉 史記管晏列

傳管仲貧困嘗敗鮑叔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

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 相

依庾氏何妨蔬食園中 共屬阮門一任綺羅道北 晉

汪傳庾亮少孤貧六歲攜江依外家新野庾氏及長好學

外氏家貧無以自給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

書 又阮咸傳咸與籍居南道南諸阮居道北阮富而

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

挂大布犢鼻于庭人或怪之 薪將給食恒羞負戴相

隨 史欲質錢應愧箕裘能紹 漢朱買臣傳買臣家貧

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買

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夫 南史劉僑傳僑素貧常一

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 方為重器相遺豔婦

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之巾 本是富家乃貫市人之酒

歸衣資罄乏又恥服過弊盛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

寺前逢一婦人容貌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

贈之仍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

姓名不答而去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

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鸚鵡裘就市人陽昌買酒與文

君為歡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

裘賣酒于成都 挂百錢於鴻杖惟知綠蟻驅愁 貯

一斛於金拌猶記檳榔消食 晉阮修傳修常步行以百

暢雖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南史劉穆之傳穆之少

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江氏家乞食

多見辱江氏後有慶會穆之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

之曰檳榔消食君常飢何忽須此及穆之為丹陽尹將

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木不匿怨無所

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拌貯檳榔一斛以進

人部 謝靈運白卷三十八

貧四

原短褐淮南子貧人夏則被褐冬則衣絮支暑熱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而賜甯

雪汝南先賢傳袁安居洛陽時大雪文餘洛陽令按行見安門無行路謂安死矣除雪入戶安僵臥自如令

以為賢遂**飯後鐘**山堂肆考唐王播貧而好學客

舉為孝廉**飯後鐘**居木蘭寺寺僧叩鐘會食播每

聞鐘聲即赴會眾僧厭之乃飯後叩鐘播聞鐘聲而來

則飯已完矣播題詩于壁曰上堂已了各東西東懸愧

黎飯後鐘播去後二十餘年得官來守是邦復至木蘭

寺見前詩以碧紗罩之播續成後二句曰二十年來

土而于今始**原**藜羹不糝陳蔡藜羹不糝儲無

得碧紗籠**原**藜羹不糝陳蔡藜羹不糝儲無

儋石魏志華歆素清貧所得祿賜以賑施親戚家無儋

云齊人名小**琴書自隨**元希憲傳希憲出鎮荆南

開為儋石元希憲傳希憲出鎮荆南

已帝知其貧賜白**薪蘇繼晷**宋汪應辰傳應辰家貧

金五十兩鈔萬貫**單步之官**三國林傳林除郵長

張融傳融解褐為宋新安王于警行參軍王母薨後四

月八日建齋并滌佛像佐饌者多至一萬少不減五千

融獨注儀有錢布曰融殊貧**鬼為撫掌**南史劉粹傳

當序以佳祿出為封溪令**鬼為撫掌**南史劉粹傳

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囊尤甚

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旁撫

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我常自耕**南史王敬之

命乃復為鬼所笑也乃止**我常自耕**南史王敬之

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謂之**單行定省**

曰困窮如此何不耕而執卷曰我常自耕耳**單行定省**

晉胡威傳威自京師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

單行每至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

總事不役元趙弘毅傳弘毅少家貧無書備于巨室書

事而不**大驚樊參軍**晉石勒載記勒以參軍樊坦清

役焉**大驚樊參軍**晉石勒載記勒以參軍樊坦清

人部

見坦衣冠敝壞大驚曰
樊參軍何貧之甚也
嘗從日者家見書疏
義因請寓宿手抄

抄書日者家
元詩衡傳衡遭世亂且貧無書

貧五

增詩魏曹植贈徐幹詩曰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
藿不充虛被褐猶不全 晉左思詠史詩曰主父宦不
達骨節還相薄買臣困樵采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
歸來騎負郭長卿還成都鮮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
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迤邐由來
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原**又曰習習籠中
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通路

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
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漸疎 **晉**張望詩曰荒
墟人迹稀隱僻閭閻葺籬自朽損毀屋每寥豁炎夏
無完絺隆冬無暖褐四體困寒暑六時疲飢渴營生生
愈瘁愁來不可割 **江**逋詩曰葦門不啓扉環堵蒙蒿
榛空瓢覆壁下簞上自生塵出問誰家子憊哉亦何貧
陶潛貧士詩曰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弗
營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蔽覆乃不周豈不知其極
非道固無憂 **增**又曰淒厲歲將暮擁褐曝南軒前圃
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窺竈不見煙詩書塞

人部

貧

坐外日昃不遑研 **原**又曰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
原生納決履清歌暢高音斂袂不掩肘藜藿之恒斟豈
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 **鮑照**愁苦行曰湮沒雖死悲
貧苦即生劇長歎至天曉愁苦窮日夕盛顏當少歇鬢
髮先老白親友四面絕朋知斷三益空庭慙樹萱藥餌
饋過客貧年忘日時黯顏就人惜俄頃不相酬慙怩面
已赤或以一金恨便成百年隙心為千條計事未見一
獲以此窮百年不如還窻窻 **袁伯文**述山貧詩曰傭
滌倦閭閻耕牧憊松丘製荷依露壑寒若逗霜洲鬢垂
驚年素膚耗盈帶憂幸有深栖性幽山可以留 **蕭璟**

貧士詩曰四時迭來往苦辛隨事迫三冬泣牛被五月
披裘客遲遲春日永憂來安所適季秋授衣節荷裳竟
不易班超棄筆硯婁敬脫輓雖云丈夫志終涉自媒
迹賢哉顏氏子飲水常怡懌 **唐賈島**朝飢詩曰市
中有樵山此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我欲
見白日雪來塞青天立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饑莫詎
他門古人有拙言 **杜甫**同谷縣歌曰長鑱長鑱白木
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
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
始放閭里為我色惆悵 又貧交行曰翻手作雲覆手

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
如土 又空囊詩曰翠柏苦猶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
鹵莽吾道屬艱難不爨井晨凍無衣牀夜寒囊空恐羞
澀留得一錢看 又戲贈鄭廣文詩曰才名三十年坐
客寒無壇賴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 高適詠史詩曰
尚有絳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
岑參題新鄉王釜廳壁詩曰憐君守一尉家計復清貧
祿米常不足俸錢供與人 劉蕪貧女詩曰蓬門未識
綺羅香擬託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
儉梳妝敢將十指誇偏巧不把雙眉鬪畫長苦恨年年

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王建贈崔禮駙馬詩曰鳳
凰樓閣連宮樹天子崔郎自愛貧金埒減添栽藥地玉
鞭平與賣書人家中絃管聽常少分外詩篇看即新一
月一回陪內宴馬蹄猶厭踏香塵 宋黃庭堅詩曰李
髯家徒四立薛未嘗一飯曾留客春寒茅屋交相風傍
牆捫蝨讀書策老妻甘貧能養姑寧剪髻鬟不典書大
兒得食不得魚小兒得禪不索襦 蘇軾贈西蜀楊耆
詩曰孤邨微雨逐秋涼逆旅愁人怨夜長不寐相看惟
櫪馬愁吟互答有蛩螢天寒滯穗猶橫畝歲晚空機尚
倚牆勸爾一杯聊復睡人間貧富海茫茫 陸游貧述

詩曰寒生肌粟苦衣單瘦減頭圍覺帽寬荒寂在家猶
逆旅窮空養老亦蔬餐柴青竈突騰烟細膏盡燈缸照
字難猶喜新醅三斗熟半窓梅影助清歡天台民宋
氏鬻廬詩曰自歎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
說與東園柳明日相逢是路人張景修貧居詩曰茅
簷月有千錢稅稻飯年無一粒租生事蕭條人問我水
芭蕉與石菖蒲元虞集詠貧士詩曰老骨寒不寐夜
長况聞風心悸危欲折跼踖敗絮中鷄鳴當晨參馬疥
蜀不充山童衣百鷄喚之愧息息求火掃木葉庭樹亦
已空決起不敢怠曙光屋南東苟遂牛馬性放歸春草

豐中丞趙世安常為伯生請曰虞集久居京師甚貧且
病幸假一外職使醫文宗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
耶

貧賦漢揚雄逐貧賦曰揚子遁世離俗隱處左鄰崇山
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敝相與羣聚惆
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刑戮
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亦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
羽義薄綺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為滯客其意若何
人皆文繡余禍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藿貧無寶玩何
以接歡宗室之宴為樂不槃徒行負笈出處易衣身服
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露體露肌朋友道絕達官凌

滄鏡類編卷二百八十七
遲厥咎安在職汝爲之舍汝遠竄崑崙之巔爾復我隨
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
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沈載浮我行爾動我靜
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
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
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
及季世縱其昏惑饗餐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
乃驕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嶠是用鵠
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訾處君之所福祿如山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

壽神仙桀跡不顧貪戾不干人皆重閉子獨露居人皆
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旣罄色厲目張攝齋而興降階下
堂逝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子乃避席
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
遂不去與我遊息

增疏漢晁錯論貴粟疏略曰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
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
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
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
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

不得食實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原 賤宋晃道元與吞公賤曰道居在城南接水墟草木幽鬱蚊蚋所藏茅茨陋宇纔容數牀積汗累燻體貌萎黃冬則兩幅之薄被心有牽藜與敝絮撤以三股之絲緹袷以四升之麤布狹領不掩其巨形促緣不覆其長度申脚則足出孿捲則拳露

原 書魏應璩與韋仲將書曰夫以原憲縣罄之居而值皇天無已之雨新芻既盡舊穀亦傾進無顏子不改之志退無揚雄宴如之情人非神仙須仰衣食方今體寒

心飢憂在旦夕而欲東希朱昌治生之物西望陵縣廚食之祿誠恐將為牛蹄中魚卒鮑氏之肆矣 又與董仲連書曰穀糴驚踴告求周鄰日獲數升猶復無薪可
以熟之雖孟軻困於梁宋宣尼飢於陳蔡無以過此夫挾管晏之智者不有所役之勞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賤之地出蒙譏於臧獲入見責於嬪息忽使邑憤不知處世之為樂 又與尚書諸郎書曰夫秋節涼和霖雨清閑正高會之盛時飲宴之良日也而陋巷之居無高密之宇僻立之室無旬朔之資流潦浸於北堂隙漏霑於衣服藁蒸單竭儋石傾罄中饋告乏役者莫興飯玉

炊桂猶尚優泰雖欣皇天之降潤亮水車之思雨私懷
蹙額良不可言想諸夫子亦斯困也夫否泰潛升蓋由
昏明二三執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會方將飛騰闔
闔振翼紫微運籌幃幄顯揚豐績豈久沈滯於下職
潤於貧悴哉 **增**宋張融與從叔永書曰融昔幼學早
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帶弱年所安簞食
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贄
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
耕何至此事 又與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人也進
不辨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

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

增頌宋司馬光顏樂亭頌曰貧而無怨難顏子在陋巷
飲一瓢食一簞能固其守不戚而安此德之所以完

增論漢班彪王命論略曰夫餓饑流隸饑寒道路思有
短褐之襲儋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
則貧窮亦有命也 梁劉孝標廣絕交論曰陽舒陰慘
生靈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响沫鳥
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
谷風之盛典始則斷金由於湫隘列頸起於苦蓋是以
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

原雜文漢蔡邕九惟文曰八惟困之憂心殷殷天之生
 我是宿值貧六極之厄獨遭斯勤居處浮澗無以自存
 冬日粟粟上下同雲無衣無褐何以自温六月徂暑炎
 赫來臻無絺無絺何以蔽身無食不飽永離歡欣
 唐韓愈送窮文曰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
 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戾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
 使我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
 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名曰學窮
 倣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
 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

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
 曰交窮磨肌憂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凡此
 五鬼為我五患饑我寒我興訛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
 間明方孝孺題黃東谷詩後曰昔人謂詩能窮人諱
 窮者固不復學詩夫困折屈鬱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
 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通道德之要謂之
 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
 言謂之口窮三者有其一雖處乎崇臺廣厦出總將相
 之權入享備物之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
 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

者之患心無愧而身無尤當其志得氣滿發而為言語
文章上之宣倫理政教之原次之述風俗江山之美下
之探草木蟲魚之情性狀婦人稚子之歌謠以豁其胸
中之所蘊沛然而江河流爛然而日星著怨思喜樂好
惡慕歎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避之而何憊然於區
區之富貴者哉此謂之達可也雖饑寒流離夫孰可以
為窮世人不之察幸斯須之勢者多挾其所有以驕士
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已之非果達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七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八

人部四十七 賤 債負 乞假

債負一

增說文曰債者負也今俗負財曰債 周禮曰小宰聽

稱責以傅別注稱責謂貸予傅別謂券書也聽訟責者

兩兩家各得一也疏稱責謂舉責生子 又曰凡賒者

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

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注鄭司農云賒賈也以祭祀

從官借本質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

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

葛償 管子問曰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 漢

書谷永傳曰為人起責分利受謝

債負二

增史記蘇秦傳曰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孟嘗君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馮驩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孟嘗君怒而

使使召驩驩至曰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前漢書鄭當時傳曰當時為大司農任

人賓客僦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

以此陷罪僦謂受雇賃而載運也兒寬傳曰寬為中大夫遷左

內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潤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史記貨殖傳曰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在關東

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
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無鹽氏之息十倍 前漢書
陳遵傳曰遵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
進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
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 後漢書樊
宏傳曰宏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
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 虞預會稽
典錄曰鄭弘守陽羨民有弟用兄錢者為嫂所責未還
之嫂詣弘弘為叔還錢兄聞之慚愧自繫於獄遂遣婦
齎錢還弘弘不受也 南史蕭惠開傳曰初惠開府錄

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債將百萬為債主所制未得俱
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而廐中凡有馬六十匹悉以
乞希微償債 王弘傳曰弘父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
人間及薨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 王志傳曰天監初
為丹陽尹為政清靜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
葬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 崔慰祖傳
曰慰祖之父慶緒為梁州刺史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
與親族漆器題為日字日之器流乎遠近慰祖料得父
時假貫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
哉悉火焚之 北史齊蘭陵王長恭傳曰長恭有千金

滄鉅類卷二百六十八
三
債券臨死悉燔之 袁韋脩傳曰司徒錄事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三十萬聘太原王义女為妻韋脩知而不劾免中丞 新唐書高瑀傳曰瑀累遷陳蔡二州刺史入為太僕卿忠武節度使王沛死衛軍諸將多自謂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以瑀治陳蔡素有狀習軍中情偽欲任之會其軍表句瑀乃檢校左散騎常侍領忠武節度使自大曆後擇帥悉出宦人中尉所輸貨至巨萬貧者假貸富人既得所欲則椎斲膏血倍以酬息十常六七及瑀有命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債帥 裴度傳曰大西張陟負五坊息錢上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

簿閱貸錢雖已償悉鉤止根引數十百人列筮挺脅不承又獲盧大夫逋券捕盧坦家客責償久乃悟盧羣券坦子上訴朝汶譟語錢入禁中何可得也 來俊臣傳曰俊臣父操與里人蔡本善本負博數十萬不能償操因納其妻先已娠而生俊臣冒其姓 宋史食貨志曰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 五代晉本紀曰天福五年春除民公私債 宋吳元載傳曰雍

熙三年徙知秦州州民李益者爲長道縣酒務官家饒於財僮奴數千指恣橫持郡吏短長吏而下皆畏之民負息錢者數百家郡爲督理如公家租調李漢超傳曰漢超仕關南人有訟漢超強取其女爲妾及貸而不償者太祖召而問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爲其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賞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誓以死報呂端傳

曰端不蓄貲產其子藩貧匱又迫婚嫁因質其居第真宗時出內府錢五百萬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負遣使檢校家事畢士安傳曰王旦爲相面奏云畢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歿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爲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爲私惠真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李沆傳曰沆素貧多負人錢太宗別賜三千萬償之稗史曰蘇軾爲錢塘時民有訴扇肆負債二萬者逮至則曰天雨且寒有扇莫售非不肯償也公令以扇三十來就判筆隨意作行草及枯木竹石舉以付之纔

出門人競以千錢取扇所持立盡遂悉償所負 宋史
李庭芝傳曰庭芝初至揚時揚新遭火廬舍盡燬庭芝
悉貸貧民逋假錢使為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
民居皆具 朱熹傳曰熹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
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諸生之自遠而
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
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 賀鑄傳曰鑄以家貧貸子錢
自給有負者輒折券與之 金史宗道傳曰宗道授河
南路統軍使泗州民張偉獲宋人王萬言彼界事情宗
道疑其冤乃廉問得實萬楚州賈人偉負萬貨五千餘

貫三年不償萬理索為偉所誣乃坐偉而歸萬時人服
其明 元岳柱傳曰時有誣告富民負永寧王官帑錢
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諸路徵之使至江西岳柱曰事
涉誣罔不可奉命僚佐恐違宰臣意岳柱曰民惟邦本
傷本以斂怨亦非宰相福也 吳鼎傳曰浙有兩富豪
曰朱張家多貸與民錢其後兩家誅沒而券之已償者
亦入於官官惟驗券徵理民不能堪鼎力為辨白始獲
免 郭全傳曰劉德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為弟求
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 孫秀實傳曰里人王仲
和嘗托秀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負不能償棄其親逃去

人部

洪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八

債負

六

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日餽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之悉爲代償取券還其親 嘗汝道傳曰汝道嘗出麥粟貸人至秋蝗食稼人無以償汝道聚其券焚之 塔本傳曰塔本鎮撫白霄諸郡貸廉吏銀其子錢不能償者焚其券 元周密齊東野語曰朱承逸居雲城東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哀視之有負勢家錢貧無以償率妻子將赴水朱惻然遣僕護之歸且躬往其家見債家悍僕在門朱因好言諭之曰彼旣無所償逼之何益吾當代還其本可亟以原券來債家唯唯即以數取付之 明胡應麟甲乙剩言曰鄔佐卿於甘露

寺遇一蜀僧數與往還佐卿適有所負無以應憂見於色僧問曰君須幾何而形困若此鄔曰非十金不可僧持几上煮茶銅鈔視之曰此踰十金矣便索炭出袖中藥七許塗其上入火色赤急索酒淬之尋以水洗則成銀矣鄔遂償子錢明日往謝僧已行 祝允明小傳曰允明字希哲長洲人爲家未嘗問有無得俸錢及四方餉遺輒名所善客噓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留一錢每出則追呼索逋者相隨於道路更用爲怵笑資

債負三

原貸粟

賞酒

許子貸粟監河侯詳貧二史記高祖

懸券

周禮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曰判半分而

不假免官

試貸卜事 晉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富而

探帽擲地

元史廉希憲傳西域人自

乘馬入堂

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債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

試貸卜事

晉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富而

探帽擲地

元史廉希憲傳西域人自

乘馬入堂

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債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

試貸卜事

晉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富而

探帽擲地

元史廉希憲傳西域人自

乘馬入堂

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債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

試貸卜事

晉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富而

探帽擲地

元史廉希憲傳西域人自

乘馬入堂

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債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

試貸卜事

晉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富而

探帽擲地

元史廉希憲傳西域人自

乘馬入堂

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債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

試貸卜事

晉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富而

探帽擲地

元史廉希憲傳西域人自

乘馬入堂

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債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

試貸卜事

晉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富而

探帽擲地

元史廉希憲傳西域人自

乘馬入堂

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債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

試貸卜事

晉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富而

探帽擲地

元史廉希憲傳西域人自

乘馬入堂

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債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

素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

道否其通脫如此 官為責償 女遽還直 立宋史沈

遷兩浙轉運使蘇湖水民艱食縣戒強家民發粟以賑

立丞命還之而勸使自稱貸須歲稔官為責償 昔書

王戎傳戎女適裴頡錢數萬久而未還 豪富相還

詭求無已 三國志潘璋傳孫權為陽羨長璋始往隨

債負

田園略盡 富

代償乃以田廬若干計畝直與貸家 萬姓統譜宋吳

方延祐中為處州學錄有蔡港務官 田園略盡 富

虧稅錢將鬻女以償者方為之代輸 田園略盡 富

人部 尚盤頓白卷一百八十八

貴必還

北史夏侯道遷傳道遷子女性好酒沽買飲噉

東軒筆錄王韶知洪州學佛一日問長老曰昔

未聞道罪障因多今聞道矣罪障減乎心曰今有人貧

必還曰然則問道矣奈債主不相放也

愚民不知 北史崔光啟傳光啟弟相資僕不知也竟不納

萬後送還之光啟曰此亡弟相資僕不知也竟不納

尚能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呂惠卿曰青苗法

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

強富民亦不強也 訟嫂負錢 願王償債 竟陵王

子良傳前漢書淮陽憲王欽傳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

良數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

償平三人博至淮陽言負債數百萬願王為償王遣人

將黃金五十斤送博後又 一不經意 得毋重憂

遣有司為博償債二十萬 一不經意 得毋重憂

蘇雲 卿傳薪水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債一不經

意 又吳瑛傳瑛視財物如糞土妹婿輒取家財數十

萬貸人不能償瑛哀之曰是人 焚券一廚 出粟萬

有母得毋重憂名而焚其券 焚券一廚 出粟萬

石 南史顧觀之傳觀之家門雍穆為州郡所重子紳私

郡 則其豐鄉里士庶多負債觀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

北史李士謙傳士謙嘗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

登 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 債負四

吾家餘粟本圖賑贖豈求利哉 債負四

原 倍息 量錯論貴粟疏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

屬責 周禮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之數相抵冒者也

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為 息歲什 一王莽時民貸

證者來乃受其贖為治之 賣鬻以償 田宅鬻子孫以償

得受息無過歲什一 賣鬻以償 田宅鬻子孫以償

人部 債負

債者將入青雲北史蘇瓊除南清河太守道人道研為

郡縣為徵及欲求渴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元理研雖

為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

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出錢償逋道性淳厚為

大理評事有犯不校胥吏有過未嘗家無餘財南史

答罰民訟逋負者或出已錢償之元史蓋苗傳苗為齊寧

回傳券回家無餘秋熟還官路單州判官有官粟五

財負債數以借諸民秋熟還官及秋郡責債其急部

使百石陳病以借諸民秋熟還官及秋郡責債其急部

請代還使者州苗曰官粟實苗所贊今民既不能償苗

乃已其責施用其言官物而本非侵盜若焚獨貧

病者雖督繫之卒無以自償請因檄下必辦萬姓統

上慮因一切蠲免之詔施用其言民無蓋藏部馬驚

使以宣德郎知長洲縣屬歲大侵民無蓋藏部馬驚

不進括異志宿宏泰家富於財有人貸錢一萬宏泰徵

之甚急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蟇萬餘頭驚之

債負五

增詩唐杜甫曲江詩曰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

來稀宋黃山谷詩曰未論功活人飽活不嘗得妻寒

尚賓敬兒餓猶筆墨平生貸米家十輩來薄責囊無孔

方兀面有陳蔡色

增疏宋韓琦諫青苗錢疏曰制置司引周禮國服為息

之說文其謬妄臣竊以為周公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

人部

附錄債負五卷三十一

債負

足以奉饋宏泰聞之剛然已其債仍別與錢十牙令悉
放之江中經月餘宏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視之乃一
金蝦蟇慨然棄橐萬姓統譜宋胡元質聞鄰有質士夜
然棄橐哭乃鬻其女以償債與別也元質慨
與之

取利之理但漢儒解釋各有異同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賈公考廣其說謂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近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鄙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周禮至遠之地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過周禮一倍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已不

為多是欺罔瞠聽且謂天下之人不能辨也且古今異宜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賦一職可施行則制置司何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一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所贏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云王莽時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催科唯所贏多少假令萬錢歲贏萬錢催一千贏五千催五百餘皆計利催什一若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為寬少而王莽之外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瞠政而貸錢取利

更過莽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為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辨也 又司馬光疏曰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

增論宋歐陽修原弊論略曰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蓄積之家也當其乏時嘗假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

乞假一

增禮記曰大夫祭器不假 又曰子婦不敢私假 又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於人為入從

人部

附錄類函卷二百八十八

債負乞假

事者亦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韓詩外傳曰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仁義之事不可假乎萬乘之主獨不知假天下俊士與之為伍 史記平準書曰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音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食縣官數歲假子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 前漢書武帝紀曰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古師乃熟故云宿麥 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 後

漢書鄭興傳曰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

乞假二

增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韓詩外傳曰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遂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輓見秦繆公立為相遂霸西戎 春秋曰晉侯使卻錡來乞師穀梁傳曰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左傳曰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仲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又曰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 韓詩外傳

人部

增益頁四卷二十八

乞假

洪鑑卷四卷二百八十八
十三
曰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左傳曰衛侵齊與齊師遇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家語曰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史記孟嘗君傳曰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

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王翦傳曰王翦將六十萬人伐荆始皇送自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陳丞相世家曰張負以女孫予陳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納婦古今注曰不借者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人人自有不假借於人故名不借也又漢文帝履不借視朝史記滑稽列傳曰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乳母

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借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 前漢書朱買臣傳曰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之上計吏卒更乞旬之 陳湯傳曰湯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旬貸無節不爲鄉里所稱 後漢書曰和帝五年二月詔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圃悉以假貧民恣得採捕不收其稅 樊宏傳曰宏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 朱舊傳曰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舊乃竊

母繒帛爲規解對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家貧初欲遊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錢乃遠至成臯從師受業 天中記曰漢有人家富性儉嗇或從之求濟者不得已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才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慎勿他說 世說曰晉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搜神記曰吳時有徐光者嘗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弗與便從索辦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

者鬻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晉書阮裕傳曰裕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顧愷之傳曰愷之為殷仲堪參軍仲堪在荊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晉陽秋曰羅友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壚肆不以為羞桓温嘗責之曰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

得明日已復無温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温府以家貧乞禄温雖以才學過人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史緯沈約傳曰約少時孤貧丐於親黨得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憾。梁書曹景宗傳曰景宗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作邪呼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為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高祖頗知之景宗懼乃止。新唐書郭震傳曰震字元振以字行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等歎駭。

唐元稹杜甫墓銘曰甫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貧乞勺以給喪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山堂肆考曰白樂天就裴晉公乞馬裴贈以一馬戲爲詩曰君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名姝蓋用愛妾換馬事白即答云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嬌娥不辭便遂東山志臨老無人與唱歌雲溪友議曰于頔鎮襄陽鄭大穆以書投之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依索數半與之輟耕錄曰乞求蓋謂正欲如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宮詞只恐他時身到

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蕊夫人宮詞種得紅柑纔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宋史范諷傳曰諷爲翰林侍讀學士復改閣學士給事中知兗州龐籍彈諷既出兗州乃給言貧假翰林白金器數千兩自隨錢顛傳曰顛自衢徙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晡而怡然無謫官之色宋紀曰寇準貶雷州李廸貶衛州始議竄逐王曾疑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東坡志林曰杜衍爲相蔡襄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仁宗云卿等審欲得郡盍自奏其所欲於是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杜云諫官無故

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 墨莊漫錄曰蘇子由
在政府子瞻爲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
于子由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云望內翰一言爲助
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
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
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吾漢文帝
也遺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
冢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尼也
瘠羸面有飢色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歎
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

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
豈能爲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宋史薛向傳曰御史陳
洎行邊向詣洎云三司貸龍門富人錢以百年全盛之
天下一方有警即稱貸於民非義也洎上其說從之
鄧綰傳曰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言錄安石子及壻仍
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
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 王廣淵傳曰廣淵以方春農
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
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
青苗錢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 宋無吟嚶集曰陳亮

家貧辛棄疾帥淮時與談天下事歷言南北利害宿亮於齋中亮思棄疾謹言必思其悞將殺我以滅口遂竊駿馬而逃月餘亮致書假十萬緡以濟食棄疾如數與之

乞假三

原借乘 假蓋 論語有馬者借人乘之 晉書嵇康傳康與山濤書曰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

其短也 亦無幾求 **曾何至自苦** 左傳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

求晉國亦未可以武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歸成都

家居徒四壁立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

昆弟假借猶足為 役使千家 還請五輩 史記酷吏

生何至自苦如此 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

乃賞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 又王翦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 徒跣被髮

傳始皇用王翦伐荆前既至關使使還請

敝衣毀容 越絕書子胥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

其臣伍奢而非其罪其子胥勇且智必經諸侯之邦

以報其父仇此必子胥也乃召之 宋史張永德傳周

太祖初為侍衛使與永德父穎善乃以女妻永德永德

迎其母妻請宋州時寇賊充斥乃易敝衣毀容儀居委

巷中有賊過即邀乞焉給曰此 愛護典籍 預貸俸

卑田院耳賊即舍去由是免禍 釋史司門郎中王繕調

錢 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釋史司門郎中王繕調

沂州錄事參軍時魯宗道方為同戶參軍家貧祿俸不

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庫吏怨魯謂

於州并劫王王諭魯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過實

自某公何辜焉王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魯笑

愧不自容王處之 不知階級 豈有斗升 晉書張融

裕如無嫌恨也 欲祿乃與從叔征北將軍承書曰昔求三吳一丞雖屬

人部 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

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不可復求
丞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慮有德
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色幸分餘光漢書賈誼傳借以擲人女與富人女會績

驪償直後漢書梁冀傳扶風人十餘萬居富而性吝冀

死賞其直不受元史同恕傳有里人借驪而憤隋几上

券投池中世說劉慶孫在太傅府於時人士多為所

性吝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事外無迹可聞後以其

於眾坐中問庾庾時頽然已醉曠隨几上以頭就穿取

徐答云下官家故可兩婆千萬隨公所取於神者禱而

卜之神許則明語怪濟讀祠有久銀浮水面如其數貿易

則利加倍如期設祭歸其子本銀沒而券浮如不計則

投券入水頃之券復浮還乞食五鹿 指米一困

晉公重耳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子犯

巢長將數百人候肅并求資糧肅家南晉假羽旄

吳呼庚癸左傳合諸侯於名陵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

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蕊兮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

與禍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

乎則諾與之折券 無復勝綿愛父承謙以財維

鄉里歲饑發倉廩賑貧乏假貸者與之折券世說謝

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為

者乃以三十斤綿與萬逸少不節 杜篤無厭世

王右軍為會稽內史謝公就乞箋紙右軍檢校庫有九

萬悉以乞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不節補韓熙載肆情

杜篤乞持琴執板輸粟汎舟世說補韓熙載肆情

假無厭

乞假

乞假

百數人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蔽衣芒屨
 作警老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為笑
 樂左傳晉饑乞糴於秦秦輸粟於魯公乞米墨帖乃
 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頓買山 錦繡萬花谷王文正公得顏魯公乞米墨帖乃
 頓買山刻石以遺親友雲溪友議符山人投襄陽于
 頓乞買山錢公**不受錢帛** 更取單衣 晉書董京傳
 與乞仍加衣服**不受錢帛** 更取單衣 京宿白社中
 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繒則不肯受
 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又王戎傳從子將婚戎遺
 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

乞假四

原 辟假許由 春秋公會鄭伯於垂 內外不通 禮內外
 借注別 鄭伯以辟假許由 內外不通 禮內外
 嫌疑也 借注別 鄭伯以辟假許由 內外不通 禮內外
 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
 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

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毅留射如故既
 而悅食驚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
 兄世說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
 尺杜陽雜編李可及乞假為子妾婦上曰卿令送酒米
 尺以助汝嘉禮可及至舍見一中使監二銀櫛各高二
 尺餘旨賜可及始謂之**當就仁** 和東山甚貧之陶胡
 酒及終封皆實中也 當就仁 和東山甚貧之陶胡
 奴為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自答曰**不**
 修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曰**不**
 為立傳 米世說陳壽為壽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為立
 傳 歲取千匹 卓王孫漢文帝時以鐵錫鄧通通假民
 鄧通錢亦 破魚得刀 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
 盡天下 破魚得刀 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
 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 墓能出物 廉頗
 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瓜刀 墓能出物 廉頗
 墓在楸州能出物以借人尼宴客無器用者以雞黍祀
 焉焚其券夜往取之隨券所書一**乞假** 可得宴畢復設奠
 人部 尚益貞內卷三百八十八 乞假 三

焚券陳所借物於墓所使人坐守之入夜隱去神怪莫測

乞假五

增詩魏武謠俗詞曰甕中無斗儲發篋無尺繒友來從我貸不知所以應 晉陶淵明乞食詩曰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詞主人解余意遺贈副虛期談話終日夕飭至輒傾庖情欣新知懼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唐杜甫從蕭隄覓桃栽詩曰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邨 又遊何將軍園林詩曰刺船思郢客解水乞吳兒 宋黃山谷詩曰君不見公車待詔老

詠諧飢來索米長安街君不見杜陵白頭在同谷夜提長鏡掘黃獨文人古來例寒餓安得野蠶成繭天雨粟 **增**雜文宋黃山谷題東坡字後曰東坡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

賤一

原釋名曰賤踐也卑下見踐履也 博雅曰賤卑也 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書曰明明揚側陋 詩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禮記曰宗廟之祭賤者獻以散也 又曰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

人部 賤

曰未能負薪也 左傳曰韋門圭實之人而皆凌其上
難為上矣 漢賈誼曰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
苴履 桓寬鹽鐵論曰諛諛者賤也 王符潛夫論曰
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譎於妻子外蒙譏
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不逮眾貨財不足以合好力
勢不足以杖急懼欣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
廢踈矣漸踈則賤者逾自嫌而引退貴人逾務黨而忘
之夫以逾踈之賤泆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
為摧傷也 論衡曰命賤從貴位自危 宋東萊子曰
居賤惡勞禍之招也天下之理賤不與勞期而勞自至

知其不可離而欲離之此自投於禍也君子以為勞者
賤之常自處於勞則在賤而安之矣 又曰當貧賤之
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 明方正學曰有
士者之子孫不能修身篤行則屈為僮隸而公卿將相
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道業則尸乎恒人而
搢紳大儒多興於賤宗

賤二

增論衡曰夏后孔甲田於東莫山天雨晦冥入於民家
主人方乳或曰後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
甲曰為余子孰能賤之遂載以歸析轅斧斬其足卒為

守者 史記曰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論衡曰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為相箕子為奴 史記曰殷武丁夜夢得瞽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胥靡繫相從復後人從之名 鷓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宮奴 論衡曰長沮桀溺避世隱居伯尼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也 左傳曰齊侯使管尼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受

下卿之禮而還 史記曰晉獻公既擄百里奚為秦穆公勝於秦 左傳曰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婁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注母賤則其子無威也 又曰魯叔姒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即叔孫姒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 戰國策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菱夫地名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匍匐困故乞食於吳市 國語曰諸稽郢行成于

人部 賤 諸稽郢行成于

吳曰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眩姓於王宮眩音
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戰國
策曰齊宣王見顏觸左右謂觸曰今夫士之高者乃稱
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
又曰齊人有馮煖者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
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
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史
記平原君傳曰平原君樓臨民家有躄者繫散行汲平
原官美人樓上臨見大笑之躄者至平原君門曰士不
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跛癘

之疾君之後宮臨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不殺
歲餘賓客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門下一
人曰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乃去耳揚子雲曰秦之
士也賤史記蒙恬傳曰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
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賤漢書曰
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史記樊鄴滕灌列傳曰舞
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公孫弘卜式傳曰
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
於降魯斯亦版築飯牛之奴矣宋蘇洵曰趙廣漢河
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

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之可以為將
而內之可以為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之中漢紀曰
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
汝才大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遂之北地
田牧後漢書吳漢傳曰漢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
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為業往
來燕薊間釋史曰孔嵩字仲山家貧親老乃變姓名
備為新野阿里街卒友人范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
為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曰子非孔仲山耶
吾嘗與子俱曳長裾游息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

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於
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居九尺不患其陋豈為鄙哉
式敕縣令代嵩嵩以先備未竟不肯去三國楊俊傳
曰王象少孤特為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
書因被箠楚晉紀曰陶侃都督荊州諸參佐有以談
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悉
加鞭扑曰擣菹者牧豬奴戲耳晉書皇甫謐傳曰陽
城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
為布衣時過我我迎送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
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陽城太守而賤梁柳豈

中古人之道是非吾所安也。南史宋高祖本紀曰高祖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耨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於後。彙苑曰王顯與唐太宗有舊帝微時嘗戲顯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顯謁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為卿惜也時僕射房元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官更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卒。唐紀曰張元素出自寒微嘗為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其門户元素深以為恥孫伏伽亦嘗為令史及貴或於廣坐自陳一無所

隱 唐書裴子餘傳曰子餘為左臺監察御史涇岐有隋世番户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溫奏籍為奴婢充賜口子餘曰官户以恩原為番户且今又子孫可抑為賤乎。陸羽傳曰羽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為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圻填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畫牛背為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効羣兒囁嚅若成誦狀師拘之令薙草芥當其記文字懵懵若有遺過日不作主者鞭苦因歎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匿為優人作詼諧數千言。五代史朱

守殷傳曰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
會兒常侍左右 山堂肆考曰宋韓世忠少時為省倉
負米之役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為韓
潑五 宋紀曰徐積為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
生欲為君子而使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
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為君子 遼
史蕭蒲奴傳曰蒲奴幼孤貧傭於醫家牧牛傷人稼數
遭笞辱醫者常見蒲奴熟寐有蛇遶身異之教以讀書
兀史阿里海牙傳曰阿里海牙嘗躬耕舍耒歎曰大
丈夫當立功朝廷何至效細民事畝畝乎 明紀編年

曰張士誠因亂據高郵稱王初為鹽場牙僧與弟士德
士信俱以夾帶私鹽緣為奸利 一統志曰明王珪合
肥人少為淮西蕪訪司隸卒見官長儀衛尊崇輒慨然
歎曰將相無種在人為耳

賤三

增吹簫 負鈹 史記周勃世家勃以織薄曲為生常為
行嘗為寺 餅師 鞍兒 唐陳敬瑄傳瑄少賤為餅
僧負鈹 自少無賴以鬻鞍材為業市人 滌器 操舟 史記司
呼為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 滌器 操舟 馬相如
傳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
而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離作滌器
於市中 賤為人操舟 賣履 結襪 晉紀劉裕勇健
齊雲少微 賤

字以賣履為業好擣菹為鄉里所賤漢張釋之傳王
生者善為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
曰吾獲解顧謂釋之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
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
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

貴為逆 傳文子樂道而忘賤以重之
原樂道而忘 妨
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襪欲以重之

聖人 晏子嬰嬰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
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問焉答曰吾越石父也為
凍餓之切吾身足以為僕也韓非子說難伊尹為宰
百里奚為商皆所以為僕也此二人者皆敬兒擔

水 魏勃掃門 南史齊張敬兒傳敬兒家貧每休暇輒
記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 髡鉗
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門相舍人門外 髡鉗
為奴 賃春居廡 前漢書季布傳項籍使布將兵數窘

周氏周氏乃駟鉗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
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司馬遷曰季布為朱家鉗奴
後漢梁鴻傳鴻家貧而尚節介 蒼頭稱異 漆工
至吳依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春 蒼頭稱異 漆工
見奇 晉熊遠傳遠祖翹嘗為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
備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 狸乳鸚覆 狗盜雞
鳴 搜神記齊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
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宋王安石
鷓鴣 嘗君傳孟嘗君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
而制秦尚何取雞 嘗鯨作卒 但乞為奴 五代東漢
為狗盜之力哉 嘗鯨作卒 但乞為奴 五代東漢
唐杜甫哀王孫詩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
但道困苦 趙岐賣餅 灌嬰販繒 屠牛盜驢 左
乞為奴 趙岐賣餅 灌嬰販繒 屠牛盜驢 左
北海市中 山堂肆考灌 執籥秉翟 屠牛盜驢 左
嬰陽人以販繒為業 執籥秉翟 屠牛盜驢 左

嬰陽人以販繒為業 執籥秉翟 屠牛盜驢 左
北海市中 山堂肆考灌 執籥秉翟 屠牛盜驢 左
乞為奴 趙岐賣餅 灌嬰販繒 屠牛盜驢 左
但道困苦 趙岐賣餅 灌嬰販繒 屠牛盜驢 左
唐杜甫哀王孫詩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
為狗盜之力哉 嘗鯨作卒 但乞為奴 五代東漢
鳴狗盜之力哉 嘗鯨作卒 但乞為奴 五代東漢
為狗盜之力哉 嘗鯨作卒 但乞為奴 五代東漢
唐杜甫哀王孫詩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
但道困苦 趙岐賣餅 灌嬰販繒 屠牛盜驢 左
乞為奴 趙岐賣餅 灌嬰販繒 屠牛盜驢 左
北海市中 山堂肆考灌 執籥秉翟 屠牛盜驢 左
嬰陽人以販繒為業 執籥秉翟 屠牛盜驢 左

手執籥右手秉翟注衛之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故
作是詩五代前蜀世家王建字光圖為人隆眉廣額
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得免笞罵無所因階青傳
牛盜驢販私鹽為事青曰貴人也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論衡
青為所生父鄭季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有錯徒相
丘山易以起高淵洿易以為屠狗為生織屨以給
五代史唐景思傳景思幼善角觝以屠狗為生漢翟
方進傳方進家世微賤年十二三失父給事太守府為
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因病
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隣其幼隨之長安
織屨以給東山狗鬪南園犬吠北史魏收傳收既輕疾
數於東山與諸優為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宋紀趙
師等論附韓侂胄無所不至侂胄嘗過南園山莊顧竹
籬草舍謂師等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飯牛車下
犬吠鷄鳴耳俄聞犬吠視之乃師等也

牧豕澤中

漢鄒陽傳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甯戚飯牛車下後漢書吳祐傳祐嘗牧豕於長垣

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少依
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
李讓幼賣劉熊五代南平世家高季興少為汴州富
人幼被掠賣為劉熊家奴後獲為良自汴不覺屈膝
步歸梳其母及姊得之喜母以奉自汴不覺屈膝
乃欲伸眉宋紀許及之為吏郭尚書流涕其知遇之
意衰遲之態不覺屈膝郭尚書流涕其知遇之
漢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向者僕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
外廷未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
之隸在罰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
廷羞當世尚有餘臭竊所不取御史中丞都官左
民二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題事有不允概輒相執敬
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作貴人溉祖彥之初以
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譏云仲子後漢郭憲傳憲少師事東
海王仲子時王莽名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
無往教之義今君賤令相東作速反憲肆明人物
道畏賈竊所不取

尚餘臭

竊所不取

速反憲肆

明人物

尚餘臭

賤

三

荀鶴本牧之子牧嘗鎮秋浦妾有孕妻逐之以嫁長林
 鄉農杜筠而荀鶴生七歲家人令相東作詩鶴怒曰吾
 豈耕夫耶梁呂僧珍傳僧珍為南兖州刺史兄子宏
 以販蔥為業僧珍既貴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
 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尚書田寶公子
 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蔥肆耳
 引車宋紀韓侂胄常值生辰羣公畢集吏部尚書許及
 遂俯俸而入當時稱為由實尚書史記侯嬴謂信陵
 君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
 侯生下見非世家不名與大諫同名晉光逸傳逸
 其容未見非世家不名與大諫同名
 從事棄言殺胡母輔之輔之時為太傅越從事中郎薦
 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闕宴責輔之無所舉
 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名非不舉也宋
 紀程松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於
 韓侂胄名之曰松壽能言曰奈何與大
 諫同名松曰欲使賤姓名常蒙記憶耳布為酒家保
 憲乃牛醫兒漢藥布傳布梁人窮困賣庸於齊為酒
 家保後漢書汝南黃憲世負賤父為

牛醫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
 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

賤四

原白屋 白帖周公下 馬韉 又蘇秦先貴張儀來
 守磨 山堂肆考晉魏舒先避鍾離叔父猶 甕傭繩 樞

史記陳涉甕傭繩 若為傭耕 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
 樞之為傭耕 責讓主人 後漢梁鴻傳鴻家負牧豕上

曰富貴也 責讓主人 林苑中曾侯遺火延及他舍
 何富貴也 其主猶以為少鴻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

悉以天償之 其主猶以為少鴻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
 而為執勤不懈隣家者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

長者 丁君十紙 魏氏家訓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
 隸孝元書記皆飲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也

子弟以爲楷法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
 削販脂 史記貨殖傳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酒削薄

人部 削販脂 技也而鄧氏鼎食如淳注削洗謂作刀劍削也

晉國大駟

後漢郭泰傳段干木晉國之大駟注牙僧徒捷者曰駟

求盜亭父

山堂肆考漢任安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家於武功代人為求盜亭父按亭父即亭卒也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

賤五

增詩古詩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

據要路津無為守窮賤軼軻長苦辛 齊甯戚飯牛歌

曰南山矸曰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衣單布適至胥

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唐盧照隣詠史

詩曰季生昔未達身辱功不成駘鉗為臺隸灌園變姓

名 儲光羲詩曰野老本貧賤冒雨鋤瓜田一畦未及

終樹下高枕眠 高適留別洛下諸公詩曰蹇質蹉跎

竟不成年過四十尚躬耕長歌達者杯中物大笑前人

身後名

增賦漢禰衡鸚鵡賦曰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

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

增書漢楊惲報孫會宗書曰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

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

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

稱譽之有

人部

附錄頁約卷三十一

賤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八

入與楚無歸不與而果期期以戰者敵也

在十一之陳此買運之車行於之與戰時之不振之

書萬數則將紹會宗書曰戰卒自將於戰時難者

此守死以保其甘盡輸以效忠

聖訓對辭論辯意知曰長野瀛之效命矣

良對名

竟不志平亂四十尚讓林長想對於林中於大文

然憐不萬州知 萬處留原谷不昔

